

田玉光 著

帝国军妓

随军慰安妇军中生活实录



责任编辑 郭 旭
封面设计 尹怀远



ISBN7-207-02512-2/K·270

定价：6 元 2 角

帝 国 军 妓

——随军慰安妇军中生活实录

田玉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1 号

责任编辑：郭 旭

封面设计：尹怀远

帝国军妓

Di Guo Jun Ji

田 玉 光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79 号)

吉 林 市 印 刷 厂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2.125 • 插页

字数：270,000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07-02512-2/K • 270 定价：6.20 元

内 容 提 要

主人公高桥真子是一位天真、纯洁的日本少女。她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骗到中国，以慰问团的名义参加所谓的圣战，却不幸沦为日本皇军的随军慰安妇，成为一名军妓。在慰安所里，在战场的后方，她和她的同伴们每天都被迫不分昼夜地接待着皇军官兵，遭受了一国同胞无法名状的摧残和蹂躏。她们想尽办法一次又一次地逃离，最终受到的是更加令人发指的身心迫害……真子侥幸逃出魔掌，与中国人相遇。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残酷杀戮中国人民的白色恐怖中，真子遭受到的磨难与摧残更是日甚一日。她被骗到私家妓馆，被日军当作中国妇女奸淫，被外国士兵蹂躏，被土匪拦劫……最终，她在中国老百姓的帮助下，才最后逃离了苦难的深渊。但痛苦并没有结束……

引 子

夜幕低垂。

上海城郊一处戒备森严的小院里。

一个年纪有五十岁的日本军官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一张日元钞票，放在柜台上。他随即得到一只避孕套，然后来到一个指定的房门前。

他抑制不住自己内心涌动的兴奋与狂躁，伸手推开了那没有插死的门。借着夜光，他的双眼一下子就看见行军床上躺着一个少女，歪着头，好像在等待他一样……他走到近前，弯下身，细细地打量……

多么年轻漂亮的日本姑娘！

他的口张开了。涎水几乎淌到姑娘酣睡的脸上……

他急不可待地脱光了衣服，轻手轻脚地掀开姑娘身上盖着的被子，似乎怕惊醒她一样……他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上只穿了内衣内裤的少女的身体……

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但他马上就什么也不顾了……他把少女身上的衣服一层层脱了下来……那少女似乎像服用了镇静药或安眠药似的，一丝感觉都没有，仍均匀地呼吸着，似乎在甜美的梦乡中……

他忍不住用自己那双老筋暴突的手，抚摸起少女光滑细腻的肌肤、乳房、大腿，他的心里泛起一团淫欲的火焰。他狰狞地笑了。

笑出了声……

姑娘大大的好。他想……这是个处女，太漂亮了、太完美了……大大的好！

自己那行将就木的身体压了过去……

忽然，那少女惊醒了。先是睁开惊恐的眼睛，接着便是拼命的呼叫与挣扎……但他无所顾忌，用力把少女的身体死死地抱在怀里。那少女无力地扭动着，腿却有力地顶撞着他那只剩一层老皮的大腿。他愤怒了，抬手给少女一个耳光！

接着，他的双手卡住了少女的脖子……那少女昏厥过去。

他站起身，把灯点亮……灯光映照着少女的洁白光滑的身体，他像一个神圣不可欺辱的圣人欣赏着自己的战利品那样，注视着一动不动的少女……良久，他的嗓子里迸发出一阵狂笑。

他又爬上了行军床……

一次、二次、一次上去，一次下来，似乎有玩味不完的兴趣……

少女的斑斑血迹，滴在了深黄色的行军床上，姑娘惧痛的心一次次地冷了下来……痛楚、痛恨一起聚集在体内……

幽冥的天空乌云翻卷，咆哮的海浪震撼着世界……一道惨白的闪电恰似魔鬼眨动了一下眼睛，恐怖顿时揪住了船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锈渍斑驳的甲板在上下颠簸中摇晃、抖动，桅杆在狂风中嘎嘎作响……男人们瞪着绝望的双眼，女人们拥在一起哀号……猛然，一道巨浪凌空掀起，甲板上的人们像一片片轻盈的羽毛被卷入汪洋之中……远处忽然浮起一只涂着鲜艳色彩的救生圈……抓住它，抓住它……伸出手……但它忽然被一簇浪花托走……游上去，游上去……又一个巨浪迎头砸来，眼前一片黑暗……窒息的感觉在心中炸开……死亡就在眼前……不、不！我不能死……我……高桥真子忽然惊叫起来，手脚乱抓乱蹬。坐在旁边的坂垣千代急忙抱住真子的头，呼唤她：

“真子，醒醒……真子……快醒醒……”

真子睁开眼睛，明亮的阳光从舷窗透进来，暖洋洋地洒在身上……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着千代……有些发呆……

“是在船上吗……”她忽然问，嗓音沙哑。

千代甜甜地笑了，说：“我们在船上已经三天了，你忘了？”说着，她用手背抹去真子鼻尖上的冷汗。

真子欠起肩头，千代把她扶起来……透过窗口，真子看见了一望无际风平浪静的大海……海水湛蓝，在阳光下熠熠闪亮……几只随船飞翔的海鸟偶然掠过视野，仿佛在她心中划出一道自由欢快的彩虹……她笑了，笑得很忧伤。

“觉得好些吗，真子？”竹田庆子从自己铺位上下来，走

到她面前，说：“你病了两天，我和千代……还有大家都替你担心……还发烧吗？”庆子伸手去拉她的手，脸上很快浮现出轻松的微笑。

真子却没有笑。她巡视了一眼同舱的二十多个同伴……她们也都注视着她……她把目光停在千代的脸上，好半天才说“刚才……我……我梦见咱们都死了……”

千代的面孔骤然抖动了一下，急忙用手捂住真子的嘴巴，说：“真子，不要乱说……咱们这是在船上，叫人家听见可是要挨骂的。上船之前那个中尉军官不是告诉咱们不许乱说嘛……你忘了……”

“说的是梦，怕啥？”庆子看了一眼千代，说：“咱们这回到支那去，到处都是战场。流血……死亡。谁能保证自己不会……”

“怕死……你为啥还要来？”千代问。

庆子一怔，接着就说：“我只是想到了可能会死，没说怕死……等到了战场，说不定谁先哭呢……”

千代不太高兴地白了她一眼，还想要说什么，真子却朝千代摇了摇头，说：“千代，庆子，你们都别说了……咱们三个人已经都是好朋友了，互相关照吧……”

庆子便冲着千代一笑，说：“我是随便说……”

“我……我其实也害怕……”千代说：“我都……想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大家都不吭声了，互相谁也不敢看谁，目光都垂了下来……真子忽然抬起头，似乎想起什么……

“上船之前，那个中尉说过一句话你们听见没？”她问千代和庆子。

“什么话？”千代一怔，说：“他说过好多话呢……比如不

许大声说话，不许随便到舱外，更不能到甲板上……”

真子茫然地想了好一阵，说：“他说过一句……是军需品……”

“是军需品？”庆子疑惑地问她：“什么军需品？”

真子又仔细地回忆着……上船之前……在长崎港……差不多有一百名和自己一样的少女拥在码头上等待登船……带队的那个中尉军官朝停泊在码头边的这艘“兵城丸”号货船大喊……他喊什么来？凛冽的寒风和永不休止的海浪声似乎把他的声音掩盖了……没听见？不……听得清清楚楚……

“他是说……军需品……请求上船……放下舷梯……”真子说。

“那么说……我们是军需品了？”千代皱着眉头，一双漂亮的眼睛也挤成两条细细的缝，从那缝里透出掩饰不住的疑惑。

庆子摇头，说：“这是一艘货船，除了我们还有许多货物当然是军需品了……”

“可中尉并不负责货物……”真子说：“他只是我们这些人的领队……他为什么要说军需品……请求上船呢？”

“大概你听错了吧？”庆子这样说。

“……没有！”真子慢慢晃了一下头，非常肯定地说：“他说的军需品就是指我们……我们就是军需品……”

“可我们是去支那的慰问团呀！”千代说：“不是说那里的皇军节节胜利，要我们去为皇军鼓舞士气嘛……”

“是呀。”庆子也说：“我还问怎样慰问……他们就告诉我，到前线去看望皇军官兵，帮助他们洗衣服、做饭、拆洗被子……还有……护理伤员……”

真子点了点头，但忧虑并没有从她的脸

庆子和千代，又看了看其他同伴，说：“我也知道咱们是慰问团……所以我觉得中尉不该说……军需品……也许……我听错了……”

说完，她笑了一下，抬起手在千代和庆子的身上拍了拍，轻声地说：“这两天承蒙你俩照顾，谢谢了……我没事儿，休息一下。”

她们俩都像啥也没听见似的，动也不动。近乎呆滞的目光都盯在真子的脸上……

门开了。那个中尉板着一张军人特有的威武面孔，迈节奏分明的步子走进门来。他在真子的铺位前立定脚跟，不动声色地盯着仍旧站在真子面前的千代和庆子。她们立即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威严……不约而同地把双手垂在胸前，弯腰向中尉行礼致意，然后便匆匆地回到各自铺位上……中尉看着她们俩在铺位上坐好，便转过身，端详了真子一眼，随即朝门口一摆手，那个矮胖的船员拎着他那只破旧的药箱走进来，直奔真子。

“我不用打针了……”真子急忙说：“我已经好了……”

那船员便放下药箱，看着中尉。中尉头一扭，就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真子，一句话不说。那船员便在脸上挂出满是海水咸涩味道的笑容，打开药箱，拿出一支注射器……真子早就看出他不是精通医术的医生……尽管他很快就治愈了自己的病。他的手法笨拙，扎针像杀猪似的一点技巧也没有……但这些似乎都可以容忍，他至多也不过是这艘货船上的兼职医生之类的，不能同医院里技艺精湛的护士相比。但叫真子难以忍受的是……他执意要在真子的臀部注射，而不在真子
臀部注射……他说真子的胳膊太瘦……而且，每次注射他
情愿褪下的裤子用力地往下拽。然后就把那

只握惯了缆绳的粗糙的手在真子臀部细细的皮肤上摸来摸去像一只癞蛤蟆在上面爬……满舱的同伴都悄无声息地注视着，真子简直想哭……

注射器里已经吸满了药液，透明洁净像一汪清水。那船员举着它，一双金鱼似的眼睛便盯住了真子那张病后初愈显得更加白皙的脸庞……真子转过脸，侧身躺在铺上，用手握住裤子慢慢地往下褪……癞蛤蟆又在上面来回地爬动……冰冷彻肤……真子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你的身体很棒……”那船员好像在伸着满是涎水的舌头说着，含糊不清。“我还是头一次见过……皮肤非常有光泽和弹性……”

“快快的。”中尉说话了。

“哈依！”那船员急忙应了一声……也许是因为疼痛，真子忍不住流出了泪水……她连忙擦掉，咬住了嘴唇……那船员又伸过手来在她的额头和手上摸了一阵。真子死死地闭着眼睛，死死地屏住气息……

“她不用再注射了。”那船员对中尉说：“她已经恢复了。”

真子终于呼出憋在胸中的闷气，睁开了眼睛。她看见中尉一挥手指，那船员把药箱合上便走出舱门。在门口，他又回过头来，盯了真子一眼，才掉头走了……

中尉朝真子的面前挪了一步，笔挺地站在她面前，她便坐了起来，跪在那里，显得恭恭敬敬……临行前，母亲红肿着双眼嘱咐她要恭敬长官，要忍耐困苦……不能给高桥家族丢脸……她答应了，也这样做了……她相信自己会做好……

中尉的面孔显得很平静。他弯下腰来，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托起真子的脸。然后又脱下手套，摸了摸真子的额头和耳朵，点几下头，重新戴上手套。他似笑非笑地对真子说：“真

子小姐，躺下休息吧，要注意保护你这样健康的身体。”

“哈依！”真子应了一声，仍旧以一名日本女子特有的姿态跪在铺上。

中尉抬起头环顾着每一个人，眼神很专注。然后说道：“各位小姐都应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大东亚圣战需要你们精力充沛，吃苦耐劳。我们要为天皇陛下效忠！”

“哈依！”大家异口同声。

中尉迈开坚强有力的步子，目光平视，一声不响地走出门，回手把沉重的铁舱门嘭地一声关死了。

舱内沉寂了……谁也不吭声。真子仍旧跪在那里，盯着窗外那一线海天景色的目光黯然无神。

军需品……请求上船……她的脑海忽然又回荡起中尉的声音……慰问团怎么变成军需品呢？

她把月光从窗外收回来，慢慢地把眼睛闭上……

2

云海交接处出现了一块依稀可辨的陆地。那陆地在渐渐地伸展，向船这边靠近……千代最先从舷窗中发现天边的陆地，兴奋地呼喊起来：“看，是陆地，我们到目的地了……”

“还是个岛屿什么的，不是支那的大陆……”庆子偎在铺上，眼皮也不愿抬地说：“等到了地方，我下船就好好地玩一天……中尉不是说到上海吗？听说上海是支那的大都市，跟东京差不多一样热闹呢……这些天我都要憋死了。想出去透透气也不让，中尉也真够死板的。”

真子不知什么时候也凑到舷窗旁张望。好久，她忽然说：“看，那里有几幢楼房……好像还有车……”

“真的吗？”庆子猛地从铺上跳了起来……正在这时，舱门被推开，中尉的身影又出现在门口。

千代和真子悄然回到铺位上。

中尉瞟一眼舷窗，然后向前走了几步，清清嗓子，说：“前边这块天边的陆地，就是支那的大陆。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去的上海。各位小姐请马上收拾好行李，等候下船。”说罢，他转身就走出去。

舱里顿时忙乱起来。大家都一声不响，整理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庆子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便帮助真子整理物品。

“你还带书来了？”她惊奇地问真子：“你想要当护士？”

“到战场上随时可能都有伤员。我不知道怎样救护，就买了一本书，将来会有用的。”

庆子翻了翻，说：“过几天借我看看，行吧？”

真子笑了说：“当然。我希望你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地护士。”

“你也会的。”庆子高兴地对她说。

“兵城丸”号沿着海岸向北行驶。上海城最繁华的街景被缓缓地甩在船尾……太阳已经西沉，铅灰色的云雾使它显得格外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和生气。都说支那是一块美丽的土地，可这里的阳光似乎显得很沉重、很寒冷、也很寂寞、很哀痛……真子怀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抑郁心情目送遥远的夕阳被天边的烟雾淹没。异国他乡陌生感觉便从心头油然而起……

支那……战争……慰问团……

夜幕降临了。船停靠在灯火稀落的码头旁。真子她们在

中尉军官的指挥下，走下船来。

脚踏上了坚实的土地，置身于寒冷却是空间广阔能自由地迈开双腿的天地之间，使得久囿于船舱里的真子她们感到一丝无名的舒畅……但真子忽然发现码头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皇军士兵，昏暗的灯光下仍可看清他们的面孔……差不多每一张面孔都洋溢着惊异和极力掩饰的兴奋。一双双眼睛贪婪地打量着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真子感到有些别扭……就是来慰问他们吗？她暗暗地问自己……他们？

她又把目光停留在他们的脸上，仔细地打量着……想看清那一张张脸后面深蕴着的军人品质……一个士兵忽然朝她笑，飞快地朝她挤了一下眼珠儿……挑逗？

真子的脑海仿佛出于本能立即跳出这样的概念……是挑逗吗？她转回头，不再看那些荷枪而立的士兵，心却通通地跳个不停。

排队，点名。中尉军官确认没有人被遗漏，便带着真子她们走出码头。没走多远，几辆军用卡车出现在她们面前。中尉和跟随在她们左右的士兵们一道，将她们分别赶到车上……

庆子跟在真子后刚爬上卡车，就“哎哟”地惊叫一声，一把搂住了真子。

“怎么了？”真子问。

庆子自己也愣了一下，回头。车旁正忙着往上推千代的那个瘦个子士兵头也不抬，脸上却露出快意的笑容。

“他……他掐我……”庆子用手小心地摸了摸自己的胸脯，哭丧着脸儿，委屈地看着真子。

“掐坏没有？”真子问：

“疼……”庆子咬了咬牙。

真子没再说什么。一阵寒风袭来，她的牙齿哒哒地颤抖起来……

卡车排成一溜长队，在荒凉的田野和村落间奔驰……真子不知道为什么不在上海市区边的港口停船上岸，偏偏挨到天黑跑到这冷冷清清的码头下船，又转乘卡车……难道是要直接上前线，上战场？

她紧抿着嘴唇，使劲儿地缩着脖子，挤在同伴中间，仍觉得寒风透骨……她看了一眼庆子，庆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大衣领子掀起来把脑袋都裹住了，像被装在麻袋里一样……千代把头伸进庆子的大衣里面，浑身好像在瑟瑟发抖……

“下车。都快快的下车！”是中尉在喊，好像十分焦躁。

真子把毯子收了起来，塞进行李中。这时她才看见卡车停在一所灯光昏暗的院子里，借着星光她看出了这座院子很大，像两个足球场，整齐的平板房几乎都黑着灯，无人居住一样……远处有一片树林，在夜色中显得阴森森的。更远的树林那边隐约是一片灯火……她眼睛一亮……那一定是上海的闹市区……她站在车上踮起脚向那灯火深处眺望着……听说皇军刚攻克上海，已经成为皇军的营地，过几天一定要恳求中尉带大家去上海市区游览……一定要去……她正这样想着，忽然中尉在车下喊叫起来……

“你……快快地下来！”

真子收回目光，发现车上只剩下自己，慌忙地把行李扔到车下，抬腿朝车箱外移动身体……

那中尉显然是急了，伸去一双有力的手猛地抓住她的胳膊和腿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她从车上拽下来……就在她几乎要

惊叫起来的一刹那，她猛然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中尉凌空抱住，抱得紧紧的。她睁开眼……中尉的面孔紧贴着自己的脸，粗重的呼吸带着一股男人的气味……”她本能地挣扎了一下，中尉便将她放在地上。

“快地站队……中尉又朝她喊。她急忙拾起行李，弯腰行礼、应了一声：“哈……哈依……”

站在简陋的食堂吃完晚饭，真子才觉身体渐渐温暖起来。她把行李放在墙角，坐在上面，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仍在吃饭的同伴们……她忽然想起了家乡……爸爸妈妈还有弟弟……此刻他们该是围在桌边吃晚餐了。

千代走过来，招呼她，示意要去厕所……推开食堂门刚要迈步，一杆上了刺刀的长枪突然横在她们俩面前。

“干什么去？”握着长枪的士兵盯住她们俩。

“我们要出去……”千代说。

“不行！”

“我们……上厕所……”真子看着年龄差不多和自己一样大的士兵，又问：“厕所在什么地方？”

那士兵犹豫了一下，喊了一声。从旁边又跑过来一个高个子士兵，肩上挎着同样上了刺刀的长枪。

“她们俩要上厕所，你替我顶岗……”那士兵跟高个子说完，便朝真子她们俩一挥手“跟我来吧。”

“你回去吧。谢谢你……”真子对那士兵躬身一礼。

但士兵手握长枪，站在厕所旁没有动，只是冷冰冰地说：“你们快点儿吧。我就在这里守护你们！”

真子和千代愣了……女人上厕所还要用士兵守护？何况这个士兵是个男的，又挨在厕所边……宽衣解带他都会听得